

教育論

Education and
The Good Life
/Bertrand Russell

羅素◎原著 / 靳建國◎新譯



《西方經典叢書》
教育論
⑪

羅素 / 著
靳建國 / 譯

教育論

原 著／Education and The Good Life

作 者／Bertrand Russell

譯 者／靳 建 國

發 行 人／王 榮 文

出 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184 號 7 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365-3707

Fax／(02)365-8989

發行代理／信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365-4747 Fax／(02)365-7979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 178 號 電話／(05)227-3193

* 本書授權契約係經由孟森先生安排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991 年 10 月 1 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15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32-1372-9

教育論

— 西方經典叢書 — 教育論 — 目錄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導言
導	部	品性教育	頭一年	玩耍與想像	恐懼	建設	誠實	教育的目的	現代教育理論的基本原理	教育的理想	一部	一部	一部
一	五	四九	五一	六一	七七	八七	九五	一〇三	二五	七	五	一	

結論	大學	走讀學校和寄宿學校	以後幾年的教育	十四歲前的課程	一般原則	智力教育	幼兒園	性教育	愛與同情	伙伴的重要性	懲罰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導 言

世界上必定有許多像筆者一樣的父母，他們渴望讓自己的孩子受到盡可能好的教育，但又害怕他們受到大多數現存教育制度的危害。這些父母的困難單憑個人力量是無法解決的。當然，他們可以聘請家庭教師在家裏教育孩子，但是這種作法會使孩子失去其本性所需要的同學關係，捨此，教育的某些基本要素必定缺乏。另外，讓孩子感到自己「特殊」和不同於別的孩子，是極為有害的；這種因父母而產生的感覺，幾乎肯定會引起孩子對父母的不滿，以至發展到對父母所厭惡的一切都感興趣。基於這些考慮，慎重的父母也許會被迫將自己的孩子送進那些他們深知弊端很多的學校，儘管他們覺得現有的學校中沒有一所能令人滿意——或者即使有令人滿意的，距離也太遠。因此，教育改革對於那些慎重的父母決非可有可無，這項事業不僅是爲了社會的利益，

同時也是爲了他們自己孩子的利益。如果父母很富有，解決他們的個人問題則無需使所有的學校都變好，只要有所好學校且離家近就可以了。但是對於那些靠工資爲生的父母來說，除非所有的小學都改革，才能奏效。鑑於一方父母會反對另一方父母所要求的教育改革，唯一適用的作法就是進行有力的教育方面的宣傳，而這可能要在改革者的孩子長大之後才有說服力。因此，出於對自己子女的愛，我們只得逐步涉及政治和哲學的廣闊領域。

在以下各章裏，我要盡可能地避開這一廣闊領域。我所發表的意見大都不取決於我對當代重大爭論可能碰巧持有的觀點。然而這方面的完全擺脫是不可能的。我們要求孩子所受的教育，必定有賴於我們所追求的人品和對他們今後的社會作用所抱有的希望。和平主義者不會希望他們的孩子去受軍國主義者所歡迎的教育；共產主義者的教育觀也不會與個人主義者的教育觀相同。而更爲根本的分歧則在於有些人把教育當成灌輸某種明確信仰的手段，有些人認爲教育應當培養獨立判斷的能力。凡與此類問題有關的地方，迴避是辦不到的。與此同時，在心理學和教育學方面產生了大量新知識，它們不受上述根本問題的支配，而與教育密切相關。這些新知識已經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但是在它們被人類充分接受之前，還有大量工作要做。這尤其適用於人生的頭五年；現已發現這頭五年比人們過去所認爲的要重要得多，因此它也使得父母在教育上的重要作用相對增加。我的目標和宗旨是要盡量避開有爭議的問題。論戰性的文字在某些領域是必要的，

但是對父母講話時，人們也許會接受爲其後代謀幸福的真誠願望，單憑這一點，再加上現代化的知識，就足以解決極多的教育問題。我所要發表的意見是我爲自己的孩子感到憂慮的結果；因此我的意見不是間接的或純理論的，無論人們贊同或反對我的結論，也許都能有助於澄清那些面臨同樣問題的父母的思想。父母的觀念是極其重要的，因爲由於缺少專門的知識，父母往往成了最優教育家的絆腳石。如果父母渴望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我確信，願意並能夠提供這種教育的教師將大有人在。

在以下各章，我打算首先討論教育的目標：個人的種類、社會的種類，以及通過因材施教的方式可望產生的人材。人種改良問題，無論是通過優生學或其他自然的或人工的方式，超出了所要討論的範圍，因爲它基本上不屬於教育問題。但是我非常重視現代心理學方面的新發現，因爲它們表明早期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人的品性，而過去那些極爲熱心的教育家卻對此估計過低。我將品性教育和知識教育區分開來，因爲後者在嚴格的意義上或可稱之爲訓練。這種區分是有用的，雖然不是最終的：某些美德是被訓練者所需要的，而大量的知識則是成功實踐許多重要美德所需要的。然而爲了便於討論，訓練可以始終與品性教育分開。我將先論述品性教育，因爲它在幼兒時期尤其重要；並且要一直論述到青春期，同時在這個標題下討論重要的性教育問題。最後則討論智力教育以及它的目標、課程和可能，從學習讀寫的第一課一直談到大學畢業。人們

從生活和社會中進一步得到教育的問題，不屬於我要討論的範圍；但是使人們有能力從經驗中學習，卻應成為早期教育極端注重的目標之一。

第一部 · 教育理想

第一章 現代教育理論的基本原理

甚至前人最優秀的教育學說，現在讀起來也會使人感到教育理論已經有了某些改變。十九世紀前，兩個偉大的教育理論改革者是洛克和盧梭。這兩個人理應享有盛名，因為他們都批駁了當時流行的許多謬論。但是，兩人在他們自己的領域內均未達到現代教育家的程度。例如，兩人都傾向於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但兩人討論的只是貴族子弟的私塾教育。無論這種制度的效果如何出色，凡具有現代眼光的人均難給予高度注意，因為每個兒童都佔有一個成年家庭教師的全部時間，從數學上看是不可能的。因此，這種制度只能為特權階層所採用；在一個公平的社會裏，它決無存在的可能。雖然現代人也許會在實際中為自己的孩子謀求特殊的利益，但他們認為只有通過某種方法使每個人或至少使每個有能力的人都受到教育，這一理論問題才能解決。我不是說富

人應當立刻放棄現行社會裏這種不能人人擁有的教育機會。那樣做就是爲公平而犧牲文化了。我的意思是，我們所應追求的未來的教育制度乃是一種能使每個兒童都獲得最優機會的制度。理想的教育制度必定是民主的，雖然這種理想不會很快實現。我認爲，現在這一點已經得到公認。在這種意義上，我將把民主牢記在心中。我所主張的一切都將是能夠普及的，當然，如果某人有能力，機會使他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也不應當滿足於一般的教育。甚至連這種最起碼的民主原則在洛克和盧梭的著作中也毫無體現。雖然後者並不相信貴族政治，但在教育方面沒有表現出這一點。

明確民主與教育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堅持絕對的一致極爲有害。有些兒童聰穎過人，從更高的教育中可以獲得更多的益處。有些教師受過更好的訓練或天生長於教學，但所有人都由這些傑出的教師任教是不可能的。是否人人都應受最高等的教育，我很懷疑，即使如此，在目前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粗暴地實行民主原則，其結果很可能誰也得不到最高等的教育。這種意見倘若採納，必定使科學進步遭受致命打擊，並且使百年後的一般教育水平變得極爲低下。不應當以犧牲進步來求得現階段的機械平等，我們必須審慎地接近教育上的民主，以便在此過程中盡可能少地破壞那些與社會不平等偶然相關的寶貴產物。

但是，我們不能滿足於不能普及的教育方法。富人家的孩子除母親之外還有奶媽、保姆及其

他僕人的服侍；在任何社會制度下都不可能使所有孩子盡享此種待遇。受到精心服侍的兒童是否會因過分寄生而受益，頗可懷疑，但公正的人無論如何不會建議給少數人以特殊的優待，除非他們是特殊的人，如弱智者或天才。今天，聰明的父母只要可能，大概都會為自己的孩子選擇某種事實上不是普及的教育方法。為試驗起見，父母應當有試驗新方法的機會。但是，這些新方法若能產生良好的效果，應當是可以普及的，而不是因其性質只能限於少數特權階層。幸運的是，現代教育理論和實踐中的一些極優成分具有極民主的起源；例如，蒙特梭利①女士的工作就是從貧民區的幼兒園起步的。在高等教育中，對於特殊人才的特殊機會是不可或缺的，任何兒童都沒有理由因受普通教育而吃虧。

教育中還有一種現代趨勢與民主相關，它也許更有討論的餘地——我指的是使教育變得重實用而輕裝飾的趨勢。裝飾與貴族的關係在凡勃倫②所著《有閒階級論》一書中已有透徹的闡述，但與本題有關的只是這種關係中的教育方面。在男子教育中，這個問題與傳統教育和現代教育之爭密切相關；在女子教育中，它是「柔弱女子」的理想與培養獨立女子的願望彼此衝突的一部分。但是，與女子有關的教育問題被男女平等的願望弄得很不正常：一直有人企圖使女生獲得與男生完全一樣的教育，即使這種作法很不妥當。於是女教育家們總是以把同年級男生所學到的「無用的」知識也傳授給女生為目標，並且激烈反對把母親技術訓練做為女性教育的一部分。這些相

反的思潮使得我所要討論的趨勢在與女子有關的方面變得不甚明瞭，儘管「好女人」理想的破滅是這一趨勢最顯著的例證之一。為避免混淆起見，我暫且只談男性教育。

許多有關其他問題的爭論，都在某種程度上有賴於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男生應當主要學習古典文學還是科學？有人認為古典文學是裝飾的，科學是實用的。教育應當儘快成為某些職業的技術培訓嗎？實用與裝飾之間的爭論意義重大，雖然不是決定性的。兒童應當學會發音準確、舉止文雅，或者這些不過是貴族的遺風？除藝術家外，藝術鑒賞力是否有價值？字的拼法是否當音形一致？所有這些及許多其他論題或多或少是以實用與裝飾之間的爭論為論點。

然而，我相信這整個爭論都是不切實際的。那些術語一旦加以限定，爭論就會停止。以最廣泛、最正確的意義而論，有良好結果的行動就是「實用的」。那些結果除「實用」外，還得是「良好的」，否則就沒有真正的定義。不能說實用的行動就是有實用結果的行動。「實用的」東西的本質是，它有助於產生某種不僅是有用的結果。有時需要一系列結果才能達到可以稱之為「良好的」最終結果。耕犁有用是因為它能耕地，但耕地本身並沒有用，只是因為耕地之後能夠播種，它才變得有用。播種有用是因為它能產生糧食，糧食有用是因為它能產生麵包，麵包有用是因為它能維持生命。但生命必定有某種內在的價值：假如生命只有作為其他生命的工具才有用，那生命就一點用處也沒有了。生命視情況有可能好或壞；因此，當生命成為美好生命的工具時，它

也可能是有用的。有時我們必須超越那有用的鏈條，找到一個鏈條所要懸掛的地方；否則，那鏈條的任何環節都將失去實際用途。當「實用」被這樣限定時，教育是否應當實用的問題就不存在了。既然教育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教育當然應該是實用的。但這並不完全是那些主張實用教育的人的意思。他們所極力主張的是：教育的結果應當是實用的。泛泛說來，他們認為受過教育的人就是懂得如何製造機器的人。如果我們問機器有什麼用，他們最終的回答就是機器能生產身體所需的用品——食物、衣服、住房等。由此看來，那些主張實用的人僅賦予身體的滿足以內在的價值：對他們來說，「實用」就是有助於滿足身體的慾望和要求。在一個人們普遍挨餓的社會裏，主張實用的人作爲政治家或許是對的，因爲滿足身體的需要，此時也許最爲迫切，但若把此義宣佈爲終極的哲理，那他無疑是錯誤的。

討論本論題的另一面，同樣有認真分析的必要。當然，稱另一面爲「裝飾」是對主張實用的人做一讓步，因爲「裝飾」理解起來多少有點無關緊要的含義。用「裝飾」一詞形容過去的「紳士」或「女士」頗爲貼切。十八世紀的紳士語音純正、引經據典、衣著入時、熟諳禮節並知道何時決鬥可增加榮譽。他們的教育是最狹義的裝飾，現代人很少富裕到企望獲得那樣的教育。舊時意義上的「裝飾」教育的理想是培養貴族，它只能屬於擁有大量財產而無需工作的階級。歷史上雅士淑女回想起來頗爲迷人；他們的傳記和鄉村別墅給我們帶來某種我們不會再爲後代提供的